

大眾文藝叢書

# 艾艾翻身曲

劉 洪



大眾書店

大眾文藝叢書

艾艾翻身曲

劉 洪

大眾書店

大眾文藝叢書

# 艾艾翻身曲

劉 洪

出版者 大眾書店

上海：中正東路三號

北平：西四北大街甲二〇一號

天津：一區羅斯福路二五七號

一九四八年九月太岳初版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二版

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海三版

★ 版權所有 ★

# 艾艾翻身曲

## 一、地主閻鴻秀

陳家莊上桃樹多，  
窮苦人家沒一顆；  
平川川裏的好地五百畝，  
閻鴻秀佔了三百畝多；  
倉裏裝滿租顆顆，  
吃的白麵要佃戶們來磨。

民國二十一年北風冷，  
陳喜喜的婆姨害了傷寒病，  
沒啦錢買藥，沒啦米下鍋，  
借糧借錢上了閻家門。  
閻家餓下狗一羣，  
陳喜喜進門狗兒撲上身，  
主人不來照一照面，  
喜喜的腿上咬下個大窟窿。

閻鴻秀的院子長又寬，  
院子地下鋪青磚，  
喜喜坐在磚地上，  
紅血流下一大灘，  
疼的嘴裏直叫喚。

閻鴻秀拉開洋布白門簾，

嘴裏噙一根香紙烟，  
拍一拍黑氈子馬褂藍衫，  
瞭一瞭天上鳥飛南，  
過了半天才把喜喜望一眼。

陳喜喜抓一把土灰蓋傷口，  
低聲下氣哀求閻鴻秀：  
『老人家！我家婆姨病下啦！  
沒啦糧食銀錢叫人愁，  
求你借給兩斗糧食五塊錢，  
把這悽惶日月熬到頭！』

『借糧借錢一月十分利，  
空口無憑還得寫字據！』

白紙上的黑字一串串，  
手指的紅印印按一按，  
六畝坡地抵押上，  
喜喜的心痛鼻又酸。

銀錢糧食往回盤，  
顧的眼前孩兒大人要吃飯；  
過了一月再來打算盤，  
連本帶利沒法還。

閻鴻秀的算盤打的精，  
句句話兒說的明：

『現在還我的利和本，  
坡地破窖還能行，  
再過一月利上又加利，  
你一輩輩也還不清！』

六畝坡地一眼窖，  
寫約抵債閻鴻秀還嫌少；  
喜喜臉上灰溜溜，  
寫下約來搖頭又擺腦，  
從今沒啦一塊立脚地，  
青草離地活不了！

喜喜走出閻家門，  
兩行眼淚直打滾；  
地主老財真兇狠，  
拔了窮人的命根根！

## 二、討飯吃

錢糧用完燒不起灶，  
喜喜婆姨病還沒有好；  
全家三口僵個噎，  
閻鴻秀又逼着騰破窖。  
喜喜作揖叫：『爺爺！  
炕上的病人沒啦好，  
病人好了就騰窖！』

『這孔窰洞現在姓閻，  
你的家事我不管，  
騰出窰來我要拴牲靈，  
你不騰窰我沒處拴，  
就把牲靈拴在窰外邊，  
凍壞了牲靈你賠不起錢！』

吓的喜喜心亂跳，  
拉起婆姨女兒騰破窰；  
傢具早已賣光了，  
只剩爛毡一抱抱，  
還有鍋碗裝了一筐筐，  
昏昏沉沉出門了。

喜喜婆姨回頭看，  
眼淚流到嘴角邊：  
『天呀！財主的牲靈比人值錢，  
窮人怎價這般下賤！？』

閻鴻秀瞪起大眼睛，  
嘴巴張成簸箕想吃人：  
『閑話少說！立馬給我滾！  
這塊地土沒妳立腳的根！』

三人拉着慢慢走，  
六枝腿桿一齊抖！

雪花飄來冷風吹，  
東南西北不知去哪裏？！

喜喜的猴女子陳艾艾，  
衣服破爛屁股露在外，  
冷風好似格針扎，  
艾艾打戰戰像是搖篩篩。

臉兒發白嘴發青，  
艾艾哭着問一聲：  
『爹呀！咱們要走到哪邊？  
刮風下雪冷的走不動！』

『要住只有住破廟，  
要吃只有問人討！』  
喜喜婆姨聽言淚滔滔，  
艾艾聽罷放聲嚎。

平川川低嘯沙凼凼高，  
媽媽扒着艾艾走小道，  
走過一里媽媽栽倒了！  
病人受凍又氣惱，  
倒在路旁死下了！  
喜喜拉她不出氣，  
艾艾抬着媽的腦袋直哭叫。

借一把鐵頭借一把鉤，

挖個坑坑把死人掩一掩；  
艾艾哭得多可憐，  
抱住媽媽不讓放進坑裏邊；  
媽媽埋到黃土裏，  
永世不能再見面！

安埋了死人救活人，  
父女兩個奔前程，  
艾艾總是回頭看，  
喜喜低下腦袋淚淋淋。

住在破廟裏冷冰冰，  
沒有柴燒凍的要命！  
肚兒餓的受不了，  
問人家討要人家不開門！

『爺爺』『娘娘』叫的甜，  
千喊萬喊嘴叫爛，  
地主老財他不管，  
反使惡狗把你腿咬斷；  
只有莊稼漢開了門，  
送來一碗山藥蛋。

### 三、女放牛娃

沒穿沒吃跟乾柴一般瘦，  
喜喜見了閻鴻秀又哀求：

「老人家收下我父女做長工，  
只要飯吃工錢不想要一分！」

收下長工不化錢，  
担挑犁地樣樣幹！

爹爹耕種山地又平川，  
日出日落汗不乾；  
十歲的艾艾放牛帶割草，  
夜裡回來推磨又作飯。  
早晨夜晚兩頓飯，  
吃的黑豆糠炒麵。

涼生生的風兒吹過青青的山，  
山上的草兒把腰彎；  
艾艾放牛在綠油油的山塚上，  
牛的肚子吃成個大圓蛋。  
黑格洞洞的烏雲遮滿天，  
一股股風吹一陣陣落雨點，  
雨點越下越大，  
艾艾身上濕個遍。

風吹雨打餓的肚子吼，  
艾艾吆牛往家裡走。

山陡路窄地下滑溜溜，  
人牛一齊跌進溝。

艾艾頭破紅血流，  
前腿顛跛跌壞小黃牛。  
掙扎起來跛着走，  
艾艾的淚珠兒像河流。

走進大門撩見閻鴻秀拿拐杖，  
大罵佃戶陳元亮：  
『去年欠下一斗租子記上賬，  
今年的新租又交不上，  
我一家大小靠它活，  
收不齊租子就得喝米湯，  
給我吊起重重打，  
看他還混賬不混賬!?』

陳元亮跪下給磕頭，  
悲聲哭號又哀求：  
『老爺積德讓過我，  
今年蟲災雹災莊稼都歉收；  
明年準定齊交够，  
欠下一顆籽我頭！』

陳元亮哀求沒人聽，  
身上的衣服被剝淨，  
指頭粗的藤繩網上身，  
吊在樹上打的喊親人。

一條條青筋一塊塊紅，

全身打滿水沾藤網印。

陳元亮哭叫：『老爺請饒命，  
我回家賣了三兒給交清！』

閻鴻秀笑說：『免我多費心，  
放他回家想法給交清，  
怕他偷跑派人後面跟！』

艾艾看到這情景，  
吓的哆嗦臉發青。

閻鴻秀一見艾艾進門裏，  
翻起白眼要吃人嚙：  
『這一坵絲絲雨就回來啦，  
妳的皮肉還值錢咧！  
下雨妳不會躲在大樹底，  
爲甚麼吆牛回來呢？  
爲甚麼不把牛餵肥？  
爲甚麼打斷牛的腿？  
妳要打死我的牛，  
我就一腳踏死妳！』

驢蹄蹄踢倒艾艾躺地下，  
幾拳打的她吐血花！

狼爪爪把她嘴巴撕兩邊：

『今日莫想吃我的飯！』

## 四、窮人結婚

那一個貓兒不叫春？

那一個女娃不嫁人？

艾艾放牛到十五歲，

爹爹給她訂了親。

窮漢富人分的跟紅白一樣清，

艾艾嫁了個窮光棍；

十八歲的男人白狗孩，

閻鴻秀僱去做長工，

兩年苦工只糊自己的嘴，

媽媽討吃在外村。

正月初一天氣冷，

艾艾跟狗孩結了婚；

婆家只有一孔破窖洞，

吃的用的屋裏空，

他們給閻鴻秀好話都說完，

閻鴻秀給了小米五升肉一斤。

新媳婦的棉襖補綻加補綻，

借一件衣衫穿上哄那過路人，

爹爹送她到婆家，

婆家門上冷清清。  
新郎迎親到溝底，  
穿那洗了的褲褲能當鏡子用，  
頭上圍個破頭巾，  
鞋子底下有窟窿。

媽媽出門來接客，  
臉皮發笑心裏悲；  
四人進屋去吃喝，  
坐在炕上沒棹椅。

富人結婚鑼鼓喇叭鬧哄哄，  
艾艾結婚狗兒不到門上聞一聞！

兩人同居四行淚，  
眼淚滴濕了巴掌大的舊棉被：  
『妹妹！窮人的日子多難過啊！』  
『哥哥！窮富咱們總要過到底！』

## 五、月餅和子彈

屋簷下艾艾給閨家洗衣衫，  
花盆跟前閨鴻秀吸紙烟，  
吐一口青烟嘴巴拌兩拌，  
眼睛盯住艾艾鼓成個牛眼圈，  
蒼蠅見肉死也要轉兩轉，  
他的涎水流成一根線。

艾艾的容貌動了他的心：

『她正像花兒開的盛！』

前幾年瘦似細麻桿，

灰楚楚臉蛋乾樸樸嘴唇；

而今十七歲長的愛死人，

胳膊白溜溜，臉蛋紅粉粉，

腰似楊柳風搖動。』

越思越想哼出聲：

『妳看這花兒開的火樣紅，

惹得蝴蝶過牆東！』

艾艾低頭洗衣衫，

裝個啞巴沒聽見。

洗罷衣衫去簍底，

高粱地裏鏟刀兒閃。

艾艾在地裏格叭叭地砍，

閻鴻秀跟着在後面，

懷裏掏出個紙團團，

嘴角笑到耳朵邊：

『這是我昨天買的好月餅，

送妳吃了表一表心，

我想跟你交個同床的朋友，

結交了我銀錢有的用！』

艾艾扭頭跑出高粱地：

『請你手脚放規矩！』

閻鴻秀急忙攆過去：

『結交老爺就是好規矩！』

她跑的鼻尖直冒汗，

紅鞋落到大路畔，

一股勁跑到寨門前；

閻鴻秀捏住月餅氣喘喘，

吹起鬍子瞪起眼。

綿羊肉要燉，山羊肉要炒，

艾艾是好肉乾看拿不到，

越走越想更氣惱：

『叫我收拾了那小子，

看她還往哪蹚跑?!』

黑鍋底嘮黑煤炭，

財主心狠都一般；

閻鴻秀跑到村公所，

把姪子村長一聲喚：

『賊小子狗孩真搗蛋，

偷牛盜馬活兒不肯幹，

抓他去當兵，免吃我的飯！』

獨眼窩村長笑着把頭點：

『叔叔的話兒我照辦！』

頭頂太陽東山到西山，  
地裏的狗孩累得骨頭酸；  
舉起鐮刀正割藥子桿，  
地畔上走來三個高身漢。

三人笑着走攏來，  
掏出麻細細狗孩。

腳踢拳打使勁蹣，  
狗孩問他們：『爲的甚？』  
抽着鞭子綑麻細：  
『爲的每日賃地裏磨陽工，  
村長叫你去當兵！』

邊拉邊打送到新兵營，  
禁閉室裏黑格洞洞；  
蔣介石閻錫山的頑固軍，  
當兵的不如白狗熊；  
打罵、活埋、餓又凍，  
提起這事人人咬牙恨！

進了新兵營好似羊進圈，  
一個挨一個擠的難動彈，  
狗孩站在門後邊，  
聽見人人長吁又短嘆！